續高僧傳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

附見一十九

梁揚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慧命

梁揚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法亮

梁揚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達

梁鍾山宋凞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梁吳郡虎丘山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慧梵　慧朗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澍

梁揚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梁揚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梁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梁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篡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弥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吕任城人也祖世寓居

青州申幼出家夙懐儒素廣學經論
妙思獨遠弥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
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嘲之曰三陽
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
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
得成儒素以不荅曰盖是平生鄙好
何論得失須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
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勅請
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
建元之中遣本親遠喪道途迴岨有
旱北歸因尒屏絶人事杜塞講說逮
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
法師弘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
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慧
不出麤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
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慧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
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
知名丞濟危險道閏江濆永明中為
南兖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
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慧命廣陵人
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頴拔俗

弱年從志斂服道侶恭敬師宗美姿

住安樂寺開濟篤尊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頴拔俗

弱年從志鍛服道侶恭敬師宗美姿
制善舉止情性温和韻調清雅好弘
經數名顯州壤専以毗曇擅業元徽
之初始来皇邑住建元寺寛厚閑澹
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準物覺
自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
人及齊氏開泰礼教夙被白黒鑽仰
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
一部化流海内諮聽之徒常有百數
齊文恵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礼
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
監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
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
沈氏吴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
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紹継慧
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
數脩明朗禀性疎率不事成儀聲轉
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勅成部帙
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己見
必齒録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
不耐貪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隷其
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

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遵又

不貪吵年始十三

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
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

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礼
畢羸瘠不堪隨衆宗孝建中來都遊
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
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
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
人齊竟陵王捴挍玄釋定其虛實仍
於法靈寺建竪義齋以護為標領解
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
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
侍中陳留阮韜光禄阮晦中書侍郎
汝南周顒並虛心礼待未甞廢也自
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晈
然獨坐扃勵門徒無營爲利惟以經
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
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
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靜
守志不覺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
和門柘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
鑒稟懷變躁率尒形儀過無修整年
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栖
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

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

靜寺正値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
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

志他日即就栖靜僧審禪師求出家
焉篤好博學多集近事師訓之曰觀
汝神明人非率尒所可習學皆非奧
遠何耶荅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
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
周未曾注記結帙而反亭然獨悟莫
與為羣不交當世無固得㕘其門者
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
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
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荅已
罷皆美其豊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
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内侍丞經進寺
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𢑱然自得
不與富貴遊徃行不茍合交不妄親
𪖙施之物捨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
春秋六十一葬于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
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厲靜邑
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
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
住台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
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民尚書
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悉絕風塵

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民尚書
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恚絕風塵
末東返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
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
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
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已曰在
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
歲放生為業仁逮垂魚愛及飛走講
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
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弥覺其德
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親元
師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
貪惕之誚未必加諸已要亦有懸暮
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
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
雋警長益廣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
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
不率易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
有慧梵慧朗並以內外通博一斯操
譽梵本吳氏剡人對決強斷不事形
名朗肌貌霜絜時人目為白朗屢講
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
難寓居海塩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
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為汝婚

難寓居海塩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
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為汝婚

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
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
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猗曇
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曰夜辛
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
書曰古人遺放留兒女法寵法師絕
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
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
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探玄析奧
妙盡深極高歎所指罕不倒戈音吐
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
礼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
治城智秀而覺者尤多秀謂寵曰當
此應對卿何如我荅曰先悅後拒我
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慙
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穎道人善通
禁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
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愆
越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
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
俠飛舟東逝直至海塩居在光興閑
房礼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

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

傍飛泉造直至法盛居在光興閣
房礼懺杜絶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

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
痛弥生怖懼其夜懺礼已達四更間
户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
户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黒氣都
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
不虚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論導
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
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
敞軒映水解帙尋經每自惆悵而不
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山因而
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
徂殁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勑曰法寵
法師造次舉動不踰律儀不徇性欲
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
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
礼致之略其年臈勑常居坐首不呼
其名号為上座法師請為家僧勑施
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絶寺本
陜小帝為宣武王修福下勑王人繕
改張飾以待寵焉因位名為宣武寺
也門徒殷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
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
休赴諸法事坐輿詣説未疾礼佛常

以百拜為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

感屈疾不能勤拜舍紙布一囊衣
休赴諸法事坐輿詣說未疾礼佛常

以百拜為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
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識所願與本
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
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
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慟勅葬定林寺
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
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曾氏吳人住
海鹽光興寺清旦平簡善諸經術又
剡縣公車寺沙門僧丗招採衆師并
為已任隨問隨荅思慮周廣雖有徵
覈而未盡其要妙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幼出家進
忠退儉早惕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
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
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
理通達籍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
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
僧引之吳平侯蕭昺亦遇之以礼天
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詡他
日因計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
道詡曰御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
撫聲曰我與御同出西州俱為沙門
御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儕黨我

惟事佛視卿輩蟻如也衆人滿坐詡

撫膺曰我此共行同出西

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儕黨我

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詡
有懟惑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
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
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
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
僧回弟子從回受五經一聞能記精
神洞出標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譚及
諸典礼未嘗不慨慨然欲為已任宗
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弥何姓
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
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嘆曰松栢
雖小已有陵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
三隨回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
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屑意
年十六而回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
喪礼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
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是
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開禀
學柔次達亮四公經論夕則合帔而卧
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
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
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
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雖命世

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綜經
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己旁

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雖命世
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
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弥遠齊文惠帝
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
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
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
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
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
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
性極照窮言汝與語能使前無横陣
便是過之遠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
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
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
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
放麈尾而歎曰老子受業於彭城精思
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
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
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
荅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
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畏斯言信
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
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
下筵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

[illegible]
下筵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擔扉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
不謂為迮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
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万里
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詞
大語覺相誇罩及旻為師範稜落秀
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
侶直又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加人
處衆登聆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
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
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廓方蕩諸異論
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
餘孜孜善誘曾无吝倦晉安太守彭
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
以立義多儒荅曰宋世貴道生頓悟
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
貪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
耳時竟陵王世子蕭照胄出守會稽
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
相識未嘗脩詣承其得郡便狼狽遠
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
勑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
正擬旻為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荅
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

謂講者由是與譽傳遐迩名動京師鄉

正擬旻爲法主旻山之答曰何故者
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　左
謂講者由是譽傳遐迩名動京師瑯
瑯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
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五
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
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
素結轍華俗邀延復七筆矣時有令
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耆年素望懷新
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關者間出旻
隨方領會卯量有餘皆銜璧輿櫬響
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摧流道
屬昏被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
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
皆隨根獲聞有聲南北皇梁膺運乃
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
于都輦天子礼接下蓮至深勝悅勅
僧正慧超銜詔至房欲屈與法寵法
雲汝南周捨等時入華林園道義自
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
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弭厥與又請京
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
其右適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
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慧輪殿講勝鬘
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四丈　左
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

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

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懇等三十
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
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晃十一
年春忽感風疾後雖以聞心猶忘誤
言語遲蹇晃曰自登座論說已二十
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論事盡矣乃
修飾房內隅立道場日夜礼懺後吳
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
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舩仗資粮
發遣二郡迎候舟檝滿川京師學士
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
太守蔡撙出候門迎之嘆曰昔仲尼
素王於周今晃公又素王於梁矣天
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
講者五僧以年臈相次晃最處後衆
徒弥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
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
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日悉移窓
戶四出檐霤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為
迫迮桄梯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
皆此類焉晃因捨什物嚫施擬立大
堂慮未周用付庫生長傳付後僧又
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

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

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
處有迫迮又於堂前攡起五間合而

爲一及至就講寺内恚滿斯感化之
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
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礼雖居重
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
衆人多恨之唯吴郡陸倕博學自居
名位通顯早崇礼敬旻亦審相器重
時爲太子中庶賓從到房旻稱疾不
見倕欣然曰此識弟子所望也人皆
推倕之愛名徳也弥重旻之不趣於
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弥懷退靜
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
吴興欲過山展礼山主智遷先知以
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
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
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徳
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
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
思澄銜命致礼贈以几杖鑪奩褥席
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
善使所在備礼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
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
遂弥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

内中使絫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

塋於路増慶未堪山寺權侶莊嚴因
遂弥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俻于寺

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
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
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
隨由俻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
誌弟子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二
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于墓
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
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
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
戸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日謂衆
日昔弥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
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
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
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忻然遠近相
習尒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
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
勵顒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
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
可等但自加切不患不隨分得解後
大領悟旻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
夕礼謁乃夢見弥勒佛遣化菩薩送
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

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勗

夕礼讀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
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
道場樹也弟子頗宜其言是開而覺

之曰礼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
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
正以俗人澆薄並多假託吾前所夢
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
諸牆宇古劉衣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
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卯歷是所
造經像令一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
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上所修
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
圓是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
實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醬酢
樵水湯灰踐踰澆炙信傷害微蟲豈
有數量處有此事故不敢為也始復
求寄王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
彌難盡意近識觀之稽此開悟智者
窺人有求名之謂要請法俗侵星早
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
涉譏笑故吾不為也是莫言笑善舉
止吐納膏油自生顧盼風颯滿室凡
所施為不為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
聽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常有餘師言
弟子不來者是呼與相見為設飲食

方便誘諭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

[illegible]
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飲食

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
不妄同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性以誑
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嘗居貞毅
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為夫正
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
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
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在草
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
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為僧成玄趣
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世年
十三始就受業大昌僧宗莊嚴僧達
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
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
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
累日詞旨激揚眾所嘆異年小坐遠
聲問難叙命置小牀處之共盡往復
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
譽歷採眾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
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
文義閭閻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
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
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振旦

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

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
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振旦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九張　右
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
為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
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
法坐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
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
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
群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
理因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為賓擒擊
縱橫比類紛綸㩭辯若疾風應變如
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瞀賓主咨嗟
朋僚胥悅時人呼為作幻法師矣講
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
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
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
公後發自顧缺然而性靈成孝勞於
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礼累日不食
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礼賢者
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
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
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
道神說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
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
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廿張　左
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

於此者及而親受墮於惡道呼不智
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恵兼存没

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
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剖裂哀情
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晛陵郡請
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
京城鼓儛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
臨甚相欽礼天監二年勅使長名出
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讚揚利益之
漸皇高丞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
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
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
巻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
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
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
請雲講之辞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
今日之位法師是後来名德流通无
寄不可不自力為講也因從之尋又
下詔礼為家僧資給優厚勅為光宅
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皇太子留
情内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
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
首備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
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
人頗謂之遊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

言聞懐中書郎順陽范縝著神滅論

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
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
言關懷中書郎順陽范縝著神滅論

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
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
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
沈約書曰主上令答神滅論今遣相
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
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
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
孝享之祀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
之言復闡綴彼綸之情豫非草木誰
不歔欷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答
曰神本不滅之所伏膺神滅之談良
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答一
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
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
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
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
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
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
造可仍以法師為名即禪崗之西山
也郊郭內地實為爽塏結宇孤巖北
面城市懷澗隱嶺寂人野之致終日
論談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

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

論談曾無休癈天監將末扶南國獻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二丈　左

經三部勑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
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
菩薩法捅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約
法師以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
自玆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
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
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
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因執帝
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
得相應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
提之心捨己身外嚫施之物通啓於
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
物為五種功德上帝隨喜督梵從時
鏘金僕旭百和氛氳衆妓繁會觀者
傾域莫不稱嘆普通六年勑為大僧
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
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
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尒後雖遘
疾時序而講說无廢及於扶接登座
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許
乘輿上殿憑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
疾篤至于大通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三丈　左

三二宮悲惜為之流慟勑給東園秘

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廿五丈　左
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秘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
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
誌弟子周長胤等有構子之墓創造
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
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
花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
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
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
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
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一寺講散
此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
延于堂内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
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
雲乎相欽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房
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
法師爲說即爲剖析誌便彈指讃曰
善哉微妙微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
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花日走髮額望
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
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
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
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漢人
於綱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

於講次有送鉢牧七語經者爰獲衛
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漢人
於綱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
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
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
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
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
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晉其
類者雲得此告弥深弘演云尒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
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
苦並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
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礼誦不
倦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欒
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為歲
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躑躅欲前
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衆粮皆待
路好通為尒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
華貲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
人耳於是閻閈寄託遂至京室憩莊
嚴寺仍從僧旻以仲北面勤苦下帷
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
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遷名聞日
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
頂礼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飡服遂使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五丈左
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

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佇延請入藩
頂礼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飡服遂使

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
岳請與同行滿湘道俗重增歸敬法
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達親歲久楷
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
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
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
盤施之船人更辯不肯復受又見單
薄解衣贈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
衆乞結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
迹理窮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望如
草偃馬扵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
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
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
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
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
又當師匠巧扵傳述略聰明雋鑒宣
論有則品別支條分諸甚有嘉譽生
尋訪異聞博達經論銓次秘奧物益
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
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
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
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

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花阿毗曇心

貞堅廉和寡欲博覧經論多所通達
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花阿毗曇心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六丈　左
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光標綱要却派
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
以息攀緣但多疾疹並為廢替自責
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令受殃咎
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
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葷辛
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
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筌並
以學聞泰刻己脩身篤勤禪智偏能
談授筌心性清率不務形嚴貞實抱
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
吳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
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
映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匝
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隧地取
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
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要及威儀
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擧譽鄉
閭敬而尚重年十六歲宋明帝出家
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
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
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

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
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
當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
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即
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與衆所知
識超於袁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
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關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
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因不折伏於
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
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嘆
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
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
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因或
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
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
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
流連會計多歷年祀伏膺鼓篋寔繁
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
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
薄究未還吴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
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
法花山結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

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

糧隨之不少衣不二年[illegible]穴居
法花山結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

大𨻶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
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
法皇華經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礼承
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窆
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
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
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
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扆
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坐之法唯天
子所坐沙門一不露頸藏聞之勃然
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
貧道昔為吳中顧郎郎尚不慙御榻況
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
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
尚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
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
釋門皆此類也有墅姥者工相人也
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聡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
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
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足
不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

不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
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餓而聞空中
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
盡斯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
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
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
門誠不可以相矣藏問今得至幾云
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為命
已不為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
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
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
乃至于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
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
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网無施於過門
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
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匿
然投筆後以疏聞藏以筆橫轢之告
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
介意斯亦拒懷略万乘季代一人而
帝意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來
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
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
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

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

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
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

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法師之事
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
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
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
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
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
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
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
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
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
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
意謂亦治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
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
是其事如来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
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
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
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
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
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
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
非發詞宏大不以飛命相累諸法師
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

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

勢詰究大不以飛命相累詰法師
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丈　才
向與藏法師頑諍而諸法師默然無
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
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
已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
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
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
来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
理僧正非但无益為損弘多欲勸令
罷之豈容贊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
當万乘之怒何能良然藏笑曰此實
可畏但吾年老縱復荷旨附會終不
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
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
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勅於彭城
寺講成實聽侶千餘皆一時翹秀學
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
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趣各
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
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
剛般若以為極悔惟留衣鉢餘者傾
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栢掛衣竹
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
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謐意山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丈　才
林還居開善因不復世時或勅會乃

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肴日旦相
木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誌意耳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丈　左
林還居閑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
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惑不調欲依
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
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
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
故頼言靜處少自營衛非敢傲世求
名非欲從閑自誕是常人近情懼前
逕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
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
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无悵然
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无
导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
不宜頓杜以隔导心行菩薩道無有
是處勒往反頻仍久之然持操不改
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脎老宿德望
時超正略脎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
帝意在於智者仍取之矣皇太子尤
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礼肅恭往來
輪徐動鳴茄啓路降尊下礼就而諮
之從遵戒範永為師傳又請於寺講
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
彦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
於北閣更延談論皆嘆曰陪預勝席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丈　右
未曾有也藏任吹虛舟真行平等毀

於北閣更延談論皆嘆曰陪預勝席

未曾有也藏任吹虛舟真行平等毀
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巍然山
立雖神寓凝閑風韻清高其應物也
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
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
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
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
覽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遂
遊意欲識箕類藏然心世表常行懺
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
玄淺思斟酌自抱疑尋恐乖聖意多
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
夜行暫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
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
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
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為建
齋手製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子不
愁雖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
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
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
赴送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內各一
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
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

初藏常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

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
初藏常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
二麈尾其一實裝其一素者留素者 某三十五丈左
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
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
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關兩紙也
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
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爲帝述四等
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爲國事不得道
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
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爽義非
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
終亦不委斯由其潜濟益被率多如
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
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
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